

## 陈云林访台湾中南部 谴责声浪相随

【明慧网】(明慧记者孙柏、苏容台湾报道)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继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于江陈会签署“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及“海峡两岸海关合作协议”之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于九月十日再度率团来台参访十天。台湾各界质疑陈云林在台湾从北到南游山玩水,是“假文创交流之名,大行统战之实”。继南投行之后,十五日起陈云林走访台湾中南部,在台中文创园区、美术馆,参观鹅卵石灯塔,或高雄十鼓桥糖、义大世界、佛陀纪念馆、小港机场、以及澎湖马公机场、生活博物馆,他所驻足的每个城市,法轮功学员抗议迫害的声浪如影随形。学员在各地警察的支持协助下,沿路拉起横幅,疾呼“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

陈云林十六日早上九时许抵达屏东垦丁国家公园及鹅鑾鼻风景区,约二百名穿着黄衣白



裤的法轮功学员早已静静守候在鹅鑾鼻的入口处,展开巨大的横幅“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待陈云林出现。陈云林下车时,因有些情绪激动的其他团体抗议,陈由多名便衣警察飞快地带进风景区。路途中,法轮功学员以横幅布阵,无

声胜有声,祥和传达台湾人民“信仰应被尊重”的可贵声音。

十七日下午,陈云林率“海协会文创暨书画交流团”赴澎湖生活博物馆参观,现场约有二十名法轮功学员,在馆外高举“停止摘取器官”等横幅平和表达诉求,他们希望陈云林不要对法轮功被迫害“视而不见”。

法轮功学员蔡守仁说:“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嫉,因为手中有权力,下令编造谣言,残酷迫害法轮功。我们要求还法轮功及李洪志老师的清白。”

陈云林此次来台,经过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花莲、台中、南投、垦丁、高雄及离岛的澎湖、金门等行程,最后循小三通返回中国大陆。文创团台湾一路走来,处处听得到法轮功学员“停止迫害”的抗议声浪,相信陈云林团队对此是很清楚和体会深刻的,也希望他们把“停止迫害”的抗议声浪带回大陆,积极制止迫害,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



## 华盛顿时报刊登国会议员来信：中共非法摘取器官

【明慧网】《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九月十八日刊登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的文章,指出中共非法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牟取暴利。中文翻译如下:

几十年来,美国的医生、医学院校、医院和制药公司开发的技能和知识,使生命的器官得以移植,包括心脏、肾、肝、肺和眼角膜。这些技能和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些技能可被滥用或被用于销售穷人的器官或偏袒富人的运动中。因此,国际社会制定了严格的协议,以确保器官捐赠遵循严格的程序和道德准则,这些在二零零八



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被提及。一个基本原则是:捐助者必须同意。另一个是,被判死刑的囚犯不能成为捐助者。医学期刊扩展了这些原则,医学

期刊不会发表那些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做移植研究的文章。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在二零零五年承认,几乎所有的器官都来自被处决的犯人,但执行死刑的数量在中国是“国家机密”。在中国,没有可靠的统计,不公布等待移植的名单,在捐赠“同意书”的授权上不透明。来自中国的医生或卫生官员在国际会议上多次讨论了中国的移植系统,这些数字有出入。而外界最恰当的估计表明,移植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执行死刑犯的数量。那么,额外的器官源自何处?

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采访了目前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医务(转下页)

## 一样病症 两样结果

【明慧网】一二年六月初，一天夜里两点钟，一阵电话铃声将我惊醒，电话线的那头，是弟媳的哭声：阿平在医院抢救，医生说是脑内出血。人己有点迷糊，你们快来。我当时听了很冷静，要弟媳别急，会没事的。我和老伴立即赶往医院，到了急救室，看到医生护士忙进忙出。

我到弟弟跟前，看到他确实有点迷糊，我立即抓住他的手，喊他、和他说话，他还有知觉，有反应，问他可认得我，他大概听到我的声音，慢慢微睁眼，以微弱的声音说认的，我问他相信我的话吗，他说相信。大概是求生的欲望促使他这样说，平时他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他，现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没事。他轻声地念起来了。念着念着，眼睛睁大了点，也有点光亮了。我告诉他，念累了就在心里默念，他答应了。

医生拿来CT片：脑内确有血团的影子。但我还是告诉弟弟：没事。

连续半个多月，我每天都去医院提醒弟弟：不能好转了就松懈了，一定要诚心、坚持颂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是救命、保命的吉言。就这样，弟弟真的没事



了，一个多月出院了。

出院后，弟媳要去南京脑科专科医院做检查。在南京，医生用脑内探头摄像检查：脑内已无淤血。

我们全家人知道，这是弟弟本人诚信、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是大法在他身上显现神迹，才有这样的好结果，才保住生命。

弟弟的症状，让我想起了当年父亲的症状，和弟弟一模一样，但母亲当时不懂，让父亲睡在床上别动，结果很快父亲就走了。当时我流离失所在外，家人不敢告诉我，更不敢让我回家。后来母亲告诉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离世了。

一样的病症，却不一样的结果。写出来证实大法超常！感谢师恩浩荡！也想提醒世人：不要再继续被中共邪党所欺骗而自我麻木、迷茫，救人的大法就在你的身边，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唯一的希望。◇

## “1400例”反证了什么

【明慧网】“1400死亡案例”是指1999年7月，中共突然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狂潮，媒体一面倒散布的弥天大谎。中共企图利用所谓“1400例”将法轮功妖魔化，并在民众中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

这里先不说这“1400例”怎么经不起推敲。我们就按照中共的说法，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假定当时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只有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说的二百万人（实际上，1998年官方公布全国约有七千万到一亿人炼法轮功）。那么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迫害，按它造谣的死亡1400例来计算，这

七年来平均一年死亡两百人，也就是说炼修炼法轮功的年平均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1990年到1996年这七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六，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根据当时国内医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这说明什么问题？！

中共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搞出来的“1400例”，结果向世人反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之处：（转下页）

（接上页）人员。他了解到在执行死刑后，军医在医疗车里立即摘取器官。他了解到，受害者来自中国的监狱或劳教所。当然，他们是无法逃离并来作证，因为会被迅速火化销毁物证。

一些从劳教所释放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说，劳教所的医生给他们做频繁的身体检查，特别注意他们的血型 and 他们的肾、肝、肺、心和眼睛的健康。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虐待、受到心理和身体上的折磨，只因不放弃“真、善、忍”。他们在被拘留时因担心牵连亲属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而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不愿透露姓名，使他们的身体器官很容易被用作器官移植。

最可怕的证词来自中国医生。他们告诉葛特曼先生，一些用于移植的器官是从当时仍活着的受害者身上摘取的。

这些恐怖的行径需要证据，而直接证据非常少。但是这种罪行存在的可能性就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承受力，挑战一切语言的极限，甚至连“野蛮残暴”这样的辞汇都显得苍白无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罄竹难书。

我们都希望这些零碎的报告和旁证加起来达不到那种野蛮的程度，然而，可悲的是，即使中国其他的政策也不能给人信心。在中国，11岁幼女被绑架并强迫卖淫成为性奴隶，而中共却把抗议不当刑罚的母亲送入劳教所。在中国，作为常规的政策，许多妇女被迫堕胎，甚至是在怀孕晚期。其他人不得不忍受被迫绝育。在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希望得到其他对证据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停歇。

中共国营媒体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媒体经常造假宣传。但事实是不同的。中国老百姓的心，向往信仰自由，他们渴望呼吸到清新空气，希望自己能看到更好的未来。◇







## “1400 例”反证了什么

（接上页）法轮功修炼法者只有年平均万分之一的死亡率。这是退一万步在说，何况这“1400 例”是中共的栽赃陷害，片面之词。中共愚蠢的造假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

为了达到江泽民“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中共流氓集团把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政府和官员。因此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就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如公安人员逼迫犯罪分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是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谎称自己是炼法轮功的，从而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这里举两例。

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 年 7 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

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象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时隔不久就死亡了。

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 1400 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有人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呢？官员说：“这么大的媒体哪能不出一点纰漏呢！”话一出口，闻者寒心。阿城区强行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还播放此录像，法轮功学员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包括你们和大家都知道是谎言和欺骗，还拿出来给我们看？”当时他们就不放了。

1998 年春，家住黑龙江五常市的李凤香患乳腺癌晚期，肿块已经开始大面积化脓。她的妹妹是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仅修炼一个星期，原来患有静脉炎、气管炎、甲状腺、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等症状都不翼而飞，她亲身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就专程去劝病重的姐姐也炼法轮功。李凤

香炼功后，病情就有了明显的好转，但她毕竟是属于危重病人，于 1999 年 6 月病逝。中共把她的死归结到 1400 例中，她的丈夫迫于压力作了伪证。她的妹妹投书明慧网说：“如果不炼法轮功，说不定九八年都过不去。开始炼功不长时间，病情得到控制，精神焕发，脾气也变好了，天天乐呵呵的到炼功点读书、炼功，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这用任何一种医疗手段都达不到的。”

中共在历次发起的运动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1400 例”如同其它栽赃法轮功的谎言一样，中共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中共是原告，又是法官，还兼任了公安侦破和检察官起诉工作，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整个过程的本身就足以证明 1400 例是不可信的。中共为了编凑“炼法轮功死亡”的证据，用过的手法很多，都是编造谎言，栽赃陷害。除了上叙的几种方法，中共把遭到它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也收入“1400 例”中。无论中共怎样粉饰也掩盖不了其中的真相，如上列举造假的事实在“1400 例”中比比皆是，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近十三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诽谤和残酷迫害，却无法阻挡法轮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洪传。如今，法轮功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逾亿，受到不同族裔各阶层民众的喜爱，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现在，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中共并没有打倒法轮功学员，却把邪党自己给打倒了。诚盼可贵的中国人都能选择正义，了解大法真相拒绝谎言，退出邪党保平安！◇

## 揭露“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罪恶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所谓的“河北省法制教育中心”实际是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是河北省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洗脑中心，在省、市“610”

（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一手操纵下，从 2001 年 8 月底开始到处绑架法轮功学员进洗脑班，每期三

个月，他们叫嚣“不转化就劳教”。洗脑中心名为“法制教育中心”，实属黑监狱。

洗脑中心开始位于石家庄市北城路路南，原石家庄劳教所三大队院内。院内共有二座三层楼，二座楼内外都经过了装修。临街的北墙有四米高，上面拉满了铁丝网；北墙和北楼之间放了几个健身器材，靠近北墙有

一根电线杆，上面也拉满了铁丝网；西墙有五米高，它的外侧是居民楼。洗脑班的东侧沿着大门口往南是一溜平房；南楼南面是南墙，它的外侧是北焦村的民房。一、二层各有一间大教室，用来对法轮功学员洗脑。南楼是办公楼，一楼西侧是餐厅，东侧是洗脑中心所谓的主任办公室，二楼是劳教所恶警、洗脑中心人员办公室。（转下页）

（接上页）三楼是劳教所的原有房屋，由于没有装修保留了原有模样，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北楼用来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每层约20个小房间，每间窗户都安了铁栏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二楼的各个房间，有两个陪教24小时看守，房内只有两张床，两个座椅，一台电视、一个空调，两个陪教轮流睡。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吃、住、睡、上厕所等，陪教都寸步不离，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每个房间的房门上均有窥视孔，可从小孔监视室内人的行动。在国际社会和正义人士的谴责下、在法轮功学员的抵制下，洗脑班后来搬到了位于石家庄市泰华街上的石家庄劳教所内。

被劫持在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医生、教师、机关干部、科研人员、退休人员，甚至尚在哺乳期的母亲。这些法轮功学员绝大多数是从工作单位被欺骗或被绑架去的：有的是被几个彪形大汉抬胳膊扯腿强行抬上车的；有的是被戴上手铐强行拖走的；有的是被单位以开会的名义骗去的；还有的是半夜被连人带被子一块裹着押去的。每期办班三个月，严重影响了法轮功学员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共不法之徒们不仅如此野蛮地侵犯人权，还强行勒索法轮功学员钱财，凡是抓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勒索6千元，后来又涨到1万、1.5万元。这些钱他们强制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出，或逼迫家里人交。有的单位不抵制迫害，还无知地配合他们抓学员，有的单位全部或部分地摊派到学员身上，从学员的工资中扣除，甚至还巧立名目趁机敲诈。法轮功学员被抓到洗脑班好象遭抢劫了一样。

被绑架来参加洗脑班的人，都是各地“六一零”指使警察强行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帮教”与学员之间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关系，进了洗脑班就象罪犯被关进监狱一样，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里面所干的一切都是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就连学员的家属都不准随便接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来以后，每个人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由两

名“陪教”（由单位或居委会派两人做所谓的“陪教”）24时严密监视（美其名曰“同吃同住”），不许随意出房门半步，就连上厕所或洗漱都由“陪教”跟着，饭菜也由“陪教”送到房间，不放弃信仰不允许见其他人。

刚绑架进去的学员被关在一楼，邪恶之徒用各种手段强制不让睡觉，逼着写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妥协的学员转关在二楼，由恶警每天给学员强行灌输诋毁、诽谤大法的谎言以及共产邪党的东西，逼学员写所谓“批判”作业，目的是让学员彻底糊涂，把学员往地狱里拖。一楼和二楼的楼层大铁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都锁着，几个保安24小时值班，防止学员逃离。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李惠云博士与她丈夫同校老师宋洪水同时被绑架进洗脑班，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无人照看。石家庄热电厂职工孙金虎被从工作岗位绑架时，他妻子已怀孕9个月，直到孩子出生以后，在车间领导的担保下，才允许回家照料几天，又被押回洗脑班洗脑。2004年10月19日，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和610一帮人以查水表为名，骗开崔秀英家门，象穷凶极恶的土匪一样，将其连拉带拽绑架走，吓得崔秀英三岁的小外孙哇哇大哭。崔秀英直接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河北省会洗脑中心。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以后，劳教所的警察和已被他们蒙骗、控制的犹太，采用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术，以剥夺法轮功学员的正常休息为手段，分批换班地前来围攻法轮功学员，24小时不间断地用邪悟言论强行灌输给法轮功学员。只要不妥协，就以这种方式一直折磨下去，法轮功学员得不到正常休息。开始时法轮功学员还能坐在床上，后来他们把学员弄到谈话室，那里都是方凳和沙发，学员不妥协，连床的影子都看不见。有一个年近半百的大法女学员绝食抗议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暴徒们毫不理会，仍然将她困在谈话室里，在沙发上熬了五天五夜。当有的法轮功学员打瞌睡时，他们就想方设法弄醒：或是不停地叫喊学员的名字，或是用手摇晃学员，或是用纸筒打头，或猛掐一把，或者干脆用手扒开学员的眼皮，甚至往学员的眼睛上抹清凉

油、辣椒水等刺激性的物质。他们还采取不让学员上厕所、对女学员进行灌酒等这种丧失人性的体罚形式。恶警和犹太轮番上阵，几小时换一班人马，掐、打、骂、威胁、恐吓、欺骗等一切流氓手段全使出来了，竭尽最恶毒的方式对学员进行人身和人格污辱，说下流的话，做下流的动作。恶徒梁子凌背地里宣称，女学员怕羞，就得对她们采取搂搂抱抱，流氓嘴脸暴露无遗。

对于仍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洗脑班会采取难以想象的卑劣手段：扒眼皮、弹眼球、揪耳朵、灌白酒、毒打、电击、在寒冷的冬夜用冷水浇头、不让去厕所、上绳、灌迷魂药，甚至送精神病院。负责精神洗脑的人员昼夜车轮大战地围攻，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强制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光盘，把人折磨到身体承受极限或神志不清。

有的法轮功学员（如石家庄鹿泉市的张云、石家庄炼油厂的邱立英等）竟被非法关押长达一年之久。学员在长期孤独、寂寞的痛苦中，同时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有的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如河北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惠云博士就是典型的例子。

洗脑班所谓的“老师”都是由劳教所的警察改穿便装假扮的，这些警察有的是在劳教所时曾多次动手打学员的凶手，到了这里却装出一副伪善的面目来迫害学员。恶警孔繁运对学员洗脑时，当学员质问他身份时，他虚伪地说是国家工作人员，并拒绝透露姓名和工作单位。当学员向他揭露派出所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时，他虚伪地表示同情。他不只用不让睡觉来折磨法轮功学员，还采用欺诈、造假等伎俩诋毁明慧网。

洗脑班是除拘留所、看守所以外中共长期非法关押学员的邪恶场所。所谓“转化”，无论是伪善欺骗还是酷刑折磨，其目的都是为了剥夺民众的信仰自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恶人、恶警，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正义的审批。（节选）◇